

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# 翻秦岭过巴山

邓岳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## 翻秦岭过巴山

邓 岳

一九三二年的夏天，紅四方  
面軍粉碎了蔣介石的四次“圍剿  
(jiǎo)”以后，为了分散敌人，減輕敌  
人对苏区的压力，走上了万里征  
途。

那时我才十五岁，在总部特  
务队当战士，个子还没有步槍高，  
同志們叫我“小鬼”。行軍时都搶  
着帮我背东西；打仗时常讓我看  
門。我們的班长吳成忠同志象老



媽媽一樣關心愛護同志，對我就更不用說了。還有大老黃，我從十三歲參軍就和他在一起，我倆最要好，他知道我爹娘早已去世，沒有家，也沒有親人；所以，對我特別關心，把我當親弟弟一樣看待，經常教育幫助我。這樣，在同志們的幫助下，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，漸漸地成了一個真正的人民戰士。

我參加了粉碎敵人四次“圍剿”的戰鬥。在這次戰鬥中，大老黃負傷休養去了。我被敵人一顆手榴彈把胸部炸傷了六處，幸亏傷不重，還能行軍。

秋末的一天傍晚，我們走到了秦岭前面的一个村庄宿营。夜里，突然总部来命令：要特务队天亮以前，赶到部队前面侦察。

这时，我的伤还没完全封口，又闹起伤寒病，浑身烧的象火炭一样，飯水不进。病这样重，別說打仗，就是行軍走路也有困难。于是吳班长把我放在老百姓家，劝我暂时留下来养病，病好了再赶队。他說：“現在如果光行軍，我們可以背着你走，可是，又要行軍又要打仗，实在沒法帶你！”班里同志也都来安慰鼓励我，拿出在出发前发的一两块銀洋送給我。

吳班長塞給我一包糖說：“小鬼！你的病很快就會好，我們會見面的！”

就這樣，我就暫時留在老百姓家了。可是，特務隊走了以後，我感到真象小孩初離開家一樣難受，我又怕病好了，趕不上他們。于是我下定決心，要帶着病走，決心不掉隊，就是拖死在路上也是個革命烈士。

天一亮，我就拄(zhǔ)着棍子跟着大部隊出發了，走几步就躺在路旁草地上休息一会，再走。虽然大部隊的同志我一個不認識，可是，他們對我都很關心。



晚上我就跟着大部队住下。夜里常常是既没被子也弄不到草铺，身上又冷，觉也睡不好。这样一连走了五天，病更重了，我终于掉了队。

一天下午，我身上烧得烫手，眼睛直冒火星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躺在路旁的蒿(hāo)草上。四外望去，是一望无边的大草甸(diàn)子，连一所房子也没有。天又刮起大风，眼看就要下雨。我想：我不能躺在这里。我鼓足了劲，想要爬起向前走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后边有急促的脚步声，我手里握紧了棍子，核计要是敌人追来，能

• 5 •

打死一个就够本，打死两个就赚一个。脚步声渐渐近了，当我看清他们时，我高声喊起来。原来是上级派来专门收容病号的四个担架员。我向他们说明情况以后，他们啥话也没说，把我放在担架上，抬起来就走。天黑时，我们赶上了部队。

我们走到了名叫七十二道河的山区，一道道大河横在我们的面前。河上没有桥，也绕不过去。部队勇敢地趟(tāng)过一道道河继续前进。我们伤病员，你搀(chān)着我，我搀着你，拄着棍子，也走进了第一道河。河底都是鹅卵石，脚

站不稳，就会摔倒。冰冷的水使我直打冷颤(chàn)，伤口被水泡的，由疼渐渐变得麻木了。我们一气趟过了七十道河以后，身上已冻得发青，两腿也站不稳了。我在河边躺下来，看看最后两道河，再也无力起来。一个满脸胡须的高个子伤员，拄着粗粗的棍子，摇摇晃晃地爬起来，高声的喊：“走呀！同志们！走呀！趟过最后两道河就是胜利！”他又回头向我说：“小鬼！走呀！”我向他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使大力站起来，跟在他后边趟过了七十一道河。

当我们走到最后一道河沿



时，看到这道河比那些河宽了，水流的也急。我望着河里的浪头直发楞（lèng）。心想：就这一道河了，我一定要趟过去，我把棍子一拄，就走进了浪头里。水没腰深，走几步就被水推后两步。我用所有的力量向前趟。走到河中间时，忽然一个浪头把我推倒了，冰冷的水直往我嘴里灌，我昏了过去。

当我苏醒过来时，发觉自己躺在岸上了。在我身旁还躺着一个身上水淋淋的同志。这就是满脸胡须的高个子伤员，我想：一定是他把我从河里救上来的。见了他，真好象见了我们特务队的大

老黃一樣，使我感到親切。我高興地搖着他的腿說：“同志！起來吧，該走啦！”可是他既沒有回答，也沒有動彈，我伸手摸摸他的嘴唇，嘴唇已經冰涼，他已經犧牲了。我含着淚在周圍撿了些蒿草把他掩蓋住，默默地往前走。

在一天傍晚，我們到了秦嶺，秦嶺很陡，我吃力地沿着盤山小道爬着。爬不遠，歇一歇，正在望着嶺頂发愁的時候，忽然聽到背後響起了馬蹄聲。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十二師的陳賡（gēng）師長騎着馬上來了。我趕緊給他讓路。他看見我就說：“小鬼！怎麼？病啦！

来，来，快上馬！”他讓我騎他警衛員的馬，我怕耽(dān)誤他的工作，說啥也不騎。最后，陈师长叫他警衛員把我抱在馬上，一直把我馱(tuó)到了山頂。

到了山頂，看到林子里有燈光，走進一看原來是一間小草房，一位老獵人从房里走了出來。勤員向他說明我們是紅軍以后，他殷勤地把陈师长讓到屋里住。陈师长也叫我進屋休息，并拿出干糧給我吃。我吃了点干糧，心里感到舒暢些。我怕妨碍首長的工作，悄悄地走出去和十二师通訊队一块休息。虽然都不認識，但大家





給我送飯、送水，象對親人一樣親熱地招待我，弄的我真不好意思。我感到革命到處都是家。晚上，我就和他們在樹下擠在一起甜蜜的睡着了。

過了秦嶺，部隊仍舊白天黑夜的行軍。一天，忽然前面傳來一個消息，說前面部隊打退了敵人堵（dǔ）擊（“堵擊”就是堵着打），消滅了敵人一個旅。同志們聽到這個消息，都高興地說笑、唱歌。沿途的老百姓聽說紅軍路過，男女老幼都從四面八方趕來，拿着干糧、花生、鞋子、襪子往我們兜（dōu）里直揣（chuāi）。我高興的簡直

不象病人了，把拐棍往肩上一扛，跟着部队繼續前进。

不久，我們到了巴山。巴山高得望不見頂，上面是厚厚的白雪，看不見路。前边部队一边开路一边前进。武器和馬匹常常从山半腰滾下来，真是一不小心，就会滾到山澗(jiàn)里摔死。我拄着棍子跟着部队向前走，虽然身上肿的象发面馒头似的，伤口也冻得鑽心的疼，可是，我想：由它去！說啥我也要翻过这上下二百一十里的巴山！

走到下午，离山顶不远时，我餓得心发慌，眼发黑。但我我不敢



停下来。一停下来就会把人冻僵啊！前面一匹马正驮着做饭用具慢慢地走着，我就紧走几步，大胆地拉住了马的尾巴跟着走。走了一截路，马越走越慢，出了满身汗，嘴里直喘气，我看到它累的够呛(qiàng)，又松开它的尾巴自己走。傍晚，我走到了山顶。

巴山顶上光秃秃的，没有一棵树，满山是没膝深的积雪。部队都在雪薄的地方搭起了帐篷，十二师通讯队的指导员让我和他住在一起。我看他们的干粮也不多了，我不愿再增加他们的负担，就偷偷地到外边抓了两把雪塞在嘴

里解解餓。晚間，就和指導員擠在一起睡下了。

剛剛睡着，就被凍醒了。有的同志干脆坐起來吸煙，有的在外邊跺(duò)着腳取暖，盼着天亮。我渾身痛的坐也不是，睡也不是，到外邊還冷，多麼想找一堆火烤烤啊！可是這個山連一根草也難找到！

一直熬到東方發白，我們又出發了。雪深過膝，每走一步，都要費很大的勁。這樣，走了一會，我又掉在通訊隊的大後邊了。到了中午，真是連步也邁(mài)不動，手腫的拿不住棍子，我心一

橫，索性把棍子扔掉了。可是，剛走几步，就暈倒在雪上。我掙扎着從雪窩里爬起來，耳朵里嗡嗡直響，眼前感到天昏地轉，又倒在雪窩里。我又咬緊牙慢慢地爬起來，慢慢地往前走。就在這時，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喊我：“小鬼！小鬼！”聲音很熟。我回頭一看，高興地喊出：“啊！大老黃！”一下子就撲在他的懷裡。他告訴我，他的傷還沒好，就來趕隊了。我也把這段行軍過程詳詳細細地和他說了。他听完張着大嘴笑着說：“小鬼！你成了個真正的紅色戰士啦！”他又問我：“餓了吧？”我笑